

省委大院

杨 苏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省委大院/杨苏著.

-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8.7

ISBN 7-80094-267-8

I. 省…

II. 杨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793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 100009

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375 字数 382 千字

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当今中国高层领导生活的长篇小说，是白族作家杨苏继《没有织完的统裙》、《藏民飞骑》、《艾思奇传》之后的又一部力作。

作品通过地委副书记李涵的遭遇和坎坷的命运，反映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K省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的领导班子，紧紧围绕着实事求是还是“两个凡是”？改革开放还是固步自封？平反冤假错案还是因循保守？以及提拔什么样的干部等焦点，展开了一场不平凡的斗争，光明与阴暗、~~腐败与清廉、新旧交替~~、正与邪进行了艰难的反复的较量，展现了不同阶层、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。塑造了李涵、宋吉、侯德斌、司徒达成、~~文琪~~、高怀庆、苟绍德等艺术形象。司徒达成的因循守旧，李涵的充满理想与追求，宋吉和侯德斌的正直善良，高怀庆的机灵、现代派和玩世不恭，苟绍德的个人主义和蜕变，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。

编织在这部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，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和感受。作品高屋建瓴，浓墨重彩，紧扣改革开放，新旧交替，平反冤案，人物沉浮，将祖国边陲某省在一段时期内上至省委，下至地区和基层的真实事件艺术地表现出来，使读者如入其境，觉得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如在面前。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八十年代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角落。

这是一部贴近生活，富有时代色彩和民族特色的佳作。

题 记

我劝天公重抖擞
不拘一格降人才

落红不是无情物
化作春泥更护花

——摘自《龚自珍诗选》



作者简介

杨苏，1927年12月出生于云南剑川。先后就读于剑川、丽江、鹤庆、昆明等地的私塾、中小学和师范。参加过地下学生运动、农民运动、游击战争。担任过特区党委副书记、团政委、团长等职。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、州委宣传部长、省文化局副局长。现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了短篇小说散文集《没有织完的统裙》、长篇文学传记《求婚》、报告文学集《纵横千里》、长篇文学传记《白子将军》、长篇小说《藏民飞骑》、散文《边疆絮语集》、《片羽集》、中篇小说《绿林新传奇》和两个电影文学剧本。有的作品被改编为戏曲和电视剧。

责任编辑 关艳如

门书文

封面设计 舒 福



ISBN 7-80094-267-8



9 787800 942679 >

ISBN 7-80094-267-8/I · 290

定 价：19.80 元

这真是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地方。

省会明珠市竟在一个山坡上，K省省会就建在这山顶正中，四周长满了白皮松、青松、云南松，桧柏和龙柏夹杂其中，一年四季苍青翠绿，这使得K省的省委大院显得庄严肃穆、恬静安详。

K省的地形很特别，从地图上看好似一个圆形的冬瓜，两头尖中间圆。这尖的两头都沿着海，中间却是苍茫无际的茫茫群山。群山间不时出现一片或一小块平地。明珠市就建在山腰面海的坪上。

司徒达成调来当K省省委书记已经多年了，他到任之初，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，他的足迹走过很多山寨和渔村，一谈起K省的情况，如数家珍。这会儿，他从院子里散步回来，走到阳台上，望着远处正在兴建的金融大厦，和东南亚某国合资兴建的工业区的工地上，正灯火辉煌，加班加点施工，在推土机的隆隆的响声中，古旧城墙残留的断垣不断被削成平地，高高的脚手架上的电焊枪口，不断喷出金红的火花，和空中灿烂的星群相互辉映，仿佛是在庆祝改革开放浪潮中，正展翅向现代化飞翔的新中国的礼花。远处传来海的咆哮，海浪在星光下向海岸驰骋奔涌，那呼啸中夹着一往无前的力量，扑向明珠市的水泥护堤。

在这新与旧，昼与夜互相交替的时刻，秘书给他送来了省政府收到的国务院某部门给他们的传真电报。司徒达成绝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刻收到这份传真电报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年老眼花而把电报内容看错了。他下意识地摘下老花眼镜，掏出手帕先揩揩眼窝，再用手帕把镜片擦得晶亮，重新戴上后，又开始一字字地仔细看起这份电报来。那笔迹工整清秀的传真电报上的字，又一个

个跳进他眼里：

“你省祁宏专区地委副书记李涵，于今年7月8日以检查工作为名，利用职权，勾结不法分子，盗伐盗卖属国家级保护的珍贵柚木，从中牟取私利。作为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涵，竟知法犯法，带头破坏《森林法》的贯彻执行，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，情节十分恶劣。这案件必须从严处理，接电报后切望迅速提出处理意见，以便及时上报国务院。”语气十分强硬。

司徒达成手里搓弄着一支软笔，抬起头问站在办公桌对面的秘书：“这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？”

“刚收到。”

他又心不在焉地问：“哪儿发来的？”

“北京。”秘书奇怪地觑了他一眼，低声回答。

“哦哦。”司徒达成漫声应着。秘书以为他要批示意见了，可司徒达成却把笔在电报上虚晃了几下后，望着电报发愣。好多疑问涌上心头，柚木很重，怎么从山上运下来？柚木坚硬无比，没有专门的设备和工匠是无法加工成家具的，李涵要柚木干嘛？再说，李涵在祁宏专区绿化荒山，狠抓生态平衡是出了名的，砍光国家保护的柚木，与他素来的言行太不相符了！而且，这情况省委怎么会事先不知道呢？越想，他越感到有很多不正常之处。

司徒达成想到这儿，想下笔批示认真查清后再议处理办法。他这才发现省委办公厅在这份电报上签署的处理意见，他望望秘书指指面前的电报：“是苟绍德同志提出的处理意见？”

“他指示，直接送给你审批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么！”他把笔轻轻放在江西瓷蓝花笔架上沉吟起来。

司徒达成心里明白苟绍德心里想的是怎么回事。两天前，是自己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张杰，省委副书记沈宇，省委常委宋吉，代省长李文海一起交换意见：如何落实党中央关于废除干部终身制，

把年龄层次较小的“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”的干部提到党政领导岗位上来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议论起祁宏专区近几年来工作搞得比较好，经济发展很快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，和地委副书记李涵的努力工作分不开。先把他提为书记，同时把他列为省委第二梯队上报中央，但苟绍德不同意。现在他批着：“这材料是由祁宏专区向有关部门举报，经核实后发的消息。我意应立即撤销李涵党内职务。妥否？请审定。”是啊，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门发来的电报里就说明要报告国务院的嘛！司徒达成拿起红铅笔在“党中央和国务院”几个字下面，画了几个圆圈，随后又在边上画了几个杠杠。

司徒达成继续陷入自己的思绪里：形势很清楚，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下决心制止滥砍滥伐森林，不制止不行！几亿人上山砍，不几天就会把森林砍光的。1958年大砍了一次，十年动乱又滥砍了一次，这，都是教训，代价很大的教训！现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保护森林，制定《森林法》，这是一股强台风，谁都挡不住。司徒达成紧握铅笔，犹豫半天写下一个“严”字，又慢慢地搁下铅笔沉吟起来。不，处理人的问题要慎重，尤其像李涵这样年轻的文化水平又高的优秀干部，处理更要多加考虑。他往沙发转椅后背上一靠，半闭着眼睛。不一会，他睁大眼睛望着秘书问：

“推荐李涵的材料，提他做祁宏地委书记的通知发出去了么？”

“还在张杰副书记那儿，他还没有圈阅。”

司徒达成点了点头，叮嘱秘书：“张杰同志圈阅完，立刻送来我这里。”

“好的。那，电报……”秘书见他没有批复，嗫嚅地问。

司徒达成慢慢站起身：“这等一等吧，考虑好了我会叫你的。”

秘书轻轻退了出去，并悄悄带上了门。

司徒达成双手支着沙发扶手站起身，走到阳台上踱来踱去，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一个习惯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明珠市全城的夜

景,五颜六色的霓虹灯,使人产生身在幻境的感觉。停在远处灰蓝色海面上的万吨巨轮的轮廓,变得模糊了。海面比白天平静,没有汹涌的波涛,只有一排排像正扇动白色翅膀的浪花,相互追逐嬉戏向海滩奔来,快靠近海滩时,这些洁白的浪花越堆越高,变成一排巨大的海浪,排山倒海般地向海滩上灰黑的峭岩猛扑,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,随后迸成无数细碎的银白浪花,向四周飞散开去。在这夜色中,司徒达成踱步的阳台随着波涛每一次的响声在轻微地颤动。他每次都仿佛从这大自然的伟力中获得什么灵感,从那千军万马一般奔腾咆哮的海涛声中得到启示。

这两年,党和国家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!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,“四项基本原则”的重要讲话,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,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的巨大成功……等。但李涵这一代人的成长,意味着我老一辈人的引退,这是历史的必然,是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。就像这海浪一样,每一个浪头的消逝,预示着另一个新浪头的到来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可现在碰上这个“浪头”,该怎么处理才好呢?当然,要是按电报上的要求提出处理意见,事情简单多了。可李涵本人,而且全省县以上干部,尤其是祁宏的地委书记侯德斌的反映,将会异常尖锐。这也不能不考虑啊!

如何才能找出一个既执行了电报上的要求,好向国务院有关部门交帐,又适当地保护李涵的两全之策呢?夜,越来越黑,夹着细细水珠的风迎面吹来,司徒达成打了个寒噤。他紧紧身上咖啡色的细毛线背心,急走进屋里,半躺在沙发上,闭着眼睛细想了一会。这事还是和张杰商量一下好,他分管组织和纪委工作嘛。他顺手拿起身边奶油色的电话机话筒,给张杰拨了电话。

电话铃才一响,话筒里就传出了回声:“我是张杰!”

声音宏亮而清醒,说明他还没有入睡。达成高兴地说:“张杰同志,刚收到一个电报,说李涵勾结不法份子,盗卖珍贵木材,这事

省委事先也毫无所知,你看怎么处理好?”

话筒里沉默了片刻。

“达成同志,这事咱们还得往深处想哩!”

“哦,你这样看么?”司徒达成注意起来了。

张杰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:“这牵涉到咱省省委在政治上是否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。”

“哦哦。”司徒达成缓缓放下话筒,久久沉思着。

二

机遇或机缘,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反映必然规律的无数偶然因素中的一个。有的人碰上好的机遇,那真是吉星高照,平步青云;有的人碰上它,却由红变黑,直落千丈。祁宏专区的地委副书记李涵,四年前他碰上第一个机遇,今天他却碰上了第二个机缘。命运仿佛在和他开玩笑。

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,某月十三日清晨。

李涵的独生女儿巧珍,按平日的习惯一边在厨房外刷牙漱口,一边在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当天新闻和报刊摘要节目。忽然,她刷牙的手停住了,支楞着耳朵在听广播员的声音:“……祁宏专区地委副书记李涵利用职权,支持不法份子,砍伐国家保护的几百株仅存的珍贵柚木,从中牟利……”巧珍手中的口缸咣当掉在地上,她也顾不得去拾起来,急转身往身后那用废板子、铁皮、残缺石棉瓦搭成的厨房跑去,砰一声推开门,见她母亲瘫在煤炉旁,刚拌好的麦粉糊倒了一地。巧珍急忙过去,双手插进她母亲的腋下,嘴里急喊:“阿姆,阿姆,你咋个啦?”

她母亲,李涵的妻子金苹脸色苍白,一绺头发罩住前额,她有气无力地指向上问:“珍……这是……真的?!”

09A226

巧珍怒不可遏：“他们放狗屁，吃饱了胀的。我爹是这样的人吗？不是！妈，不要听它的。”

“那可是电台的广播啊！”金苹说着哭了。

巧珍把母亲扶到屋里，一面给她揩眼泪，一面劝慰她：“不管是哪里广播，总得讲事实，讲道理嘛！我们还可以向法院上诉，要求法律保护。阿姆，现在不同啦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”

金苹凄然笑笑，女儿毕竟还年轻，世事的复杂和艰难，她知道得太少了。哦——李涵在乡下会听到这广播吗？唉呀，他能受得了吗？这时刻，作为妻子的我应该在他身边，和他一起承担这千斤重压。金苹坐不住了，她登地站起身，急忙招呼女儿：“珍珍，快，快帮我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去找你爹。噢，把他喜欢吃的生核桃捎上……”

巧珍忙上前抱住母亲，柔声说：“阿姆，爹今天下午就来家！”

“啊，李涵下午就回来！”

“是的，爹昨晚上打电话回来，地委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的。”

金苹拂开前额上的头发，双眼里那种散乱惊恐和失神的光渐渐消失，那好看的眼睛变得清澈，眼神也不像刚才那样充满惊惧与狐疑了。她自言自语地：“老天爷，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过吧，不要再折磨我们了。”她说着双手蒙面在啜泣着、抽咽着。

李涵在傍晚时刻，回到家里。

他瘦削的脸孔，尖下巴，端正的鼻子。脸被阳光晒成青铜般黑，脱下衣服时，那并不壮实却还健康的中等个子，使他显得像个在河边玩水的少年。他刚换好衣服，洗罢脸，地专机关好些干部都看他来了，人们显得分外热情，仿佛约定过似的，谁也不提早上广播的事。其实今天出的全国性报纸，航空版都到祁宏专区了，都把这消息放到头版显著地位报道了。

“老李，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！”

“李书记，什么事你都别在心，我们心里明白。”

更熟一点的同志走到门口和他分手时，紧握着他的手：“你李涵是几斤几两，我们心里有杆秤。你绝不是哪一个记者可以随意贬低得没有重量的人。”

月儿已经西斜，在这夜深人静的市镇里，从外面看李涵家，已没有了灯光，黑黝黝的笼罩在朦胧的月光阴影里。一切都仿佛已在睡梦中安息。但是李涵和他的妻子金苹，这会儿心底涌起的痛苦思潮，波浪汹涌，才刚刚开始。两个人一起坐在床上，披着衣裳，用被子盖住下身，各自想着心事，半天默默无言。谁也不说话。说什么呢，从哪儿说起呢？金苹到底忍不住问：“老李，我俩结婚二十多年，风风雨雨都过来了。电台广播的，报上登的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和你一样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真是这样么？”她忙把身子挪近丈夫。

李涵沉吟了一会儿问：“阿苹，你见我们家里添了什么家具么？”

金苹道：“咳，还不是那几样，白送拍卖行人家还嫌占地方。”

“家里用的比过去增加了什么？”

金苹望着他摇摇头。

“除了工资还有什么收入？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花销不比往常大，是么？”

金苹苦笑着点点头说了句：“是这样嘛！”

李涵这才吁了口长气：“我还是那个李涵。我从哪里来从中牟利？我牟的利在哪？见他妈的鬼了！祁宏专区什么时候划定有国家一级保护的四百多棵柚木？什么时候下的文件？哪一级政府下的文件？！……”

金苹忙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脖颈：“李涵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心里很踏实。我相信你不是那号人！”她说着不断抚摸着李涵被阳光和山风揉弄得粗糙的脸庞。

两个人偎依着。

金苹：“会不会是你得罪了这个记者了？”

李涵摇头：“我和报上署名的这个记者根本不认识。你知道，我只有一个记者朋友，省报的文琪。”

“小文么，人可是顶好的，不见他久，也想念他呢！哎，会不会是你得罪过的人，向这个记者拨弄是非呢？”

李涵轻轻抚摩着她柔软的小手：“这很难说。可我和你一样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只是猜想，可猜想无法作出判断的依据。一个科学的结论……”

寝室门外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，接着传来巧珍的声音：“爹我要找你！”

李涵和金苹忙跳下床，穿好衣裳开了门，巧珍一进屋，眼圈红红的，显然是刚哭过。李涵忍着心里的难受走到她面前：“珍珍，是爹不好，连累了你！”

巧珍却把头一扬：“我才不怕你连累咧！文革那几年，军管会给你戴手铐脚镣，我都不怕你连累，今天我更不怕！”

金苹责备她：“看你这嘴！”

李涵：“说得好，不愧是八十年代的青年，珍珍，你说说，你们单位里有什么反映？”

“有人不相信，有人怀疑，也有人高兴，恨不得我当他的面跳粪坑自杀！我才不呢。爹，你要是真的受了冤枉，我为你上北京去告状！”

“要是真的受了冤枉！这么说，对这事你有怀疑，而不是报道本身！”

“我对贵党的一切都抱怀疑态度！”

李涵的脸一下涨得通红：“放肆！你用这么轻率的态度来和我谈这么严肃的问题，你，你太轻浮了！”

金苹怕父女俩吵起来，忙向巧珍使眼色，叫她快出去，嘴里小

声嘟哝：

“别说了，这么晚了，别把隔壁邻居吵醒。有什么事，明天说吧！”

巧珍推开金苹，对李涵说：“爹，你说我不相信这报道吧，可这是国家办的电台和报纸！要我相信这报道吧，家里的一片纸，一文钱的出进我都知道。爹，我这会儿就像被老虎钳住的小鸟，挣也挣扎不出来，不知道该往哪儿飞！”她目光灼灼，显得异常激动。

李涵想了想，上前扶住女儿瘦削的肩头，想把她送出门去：“珍珍，今天先休息，我刚从乡下赶回家，很累，明天再谈吧！”

巧珍一跺脚：“你说假话，你睡不着！为什么我一敲门你们就答应了？”

金苹忙上前劝她：“珍珍，你爹……”她还没有说完，巧珍却扑在她肩头上，喊了声：“阿姆！”接着失声痛哭。

李涵觉得女儿巧珍有点异样，情绪很不正常。这，金苹也感觉出来了，她用母亲那种无私的伟大的爱，抚慰着女儿：

“珍珍，你受了委屈啦！唉唉，谁委屈你，给妈说，妈去找他算帐！”

巧珍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望着金苹：“阿姆，他说，他不能跟在广播和报纸上点过名的人……”

“什么点过名！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！？”金苹一时还反映不过来，她又气又急。

李涵已经明白了：“就为白天的广播？”

巧珍点点头：“他说，他不能和被报纸和广播点过名的人在一起生活。”

金苹气得发抖：“我，我去撕烂这小杂种的嘴。”说着就往外走。

李涵拉住了她：“阿苹，我看这是好事咧！”他掏出手绢，给巧珍揩掉脸颊上的泪珠。沉静地对巧珍说：“珍儿，你今后的生活道路还很长。你要明白，看准一个人不容易，有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以

后,才明白一个人的真正价值。他,不是爱你,是爱地委副书记的女儿,现在这个地委副书记摇摇欲坠了,他为什么还要爱呢?这是好事,是极大的好事,对吗?”

巧珍琢磨着李涵的话,金苹却在一旁着急:“老李,珍珍已经二十五了啊!”

李涵怜爱地望着女儿,愤然说:“二十五又怎么样?一辈子不结婚又怎么样?独身主义不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吗?多少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为了献身于自己的理想,不就独身过一辈子么?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哟,怎么对你女儿说这份话。”金苹反驳他。

“不,我尊重各个人在不妨碍他人条件下的生活选择。其实在中国,实行独身主义也是对封建伦理的一种叛逆。是对男大当婚,女大需嫁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等等封建意识的叛逆!”

“爹,你真伟大,真够解放!”巧珍翘起大姆指对他说。

“够八十年代的水平吗?”李涵笑着说。

巧珍却摇摇头:“不够,你对问题想的太简单了!”

“唔!”李涵大惑不解。

“爹,这小白脸是地委书记侯德斌的亲戚,他宣告和我吹了,使我想起来好些事。爹,我问你,今天你回来见到了侯德斌没有?”

“还没见到。”

巧珍愤愤地:“平时,哪儿出事,哪儿有麻烦,他就把你支使到那地方去。不分白天黑夜,来的可勤了,现在出了这么件大事,平时和你很少来往的人都来了,他却连个面都不见,这其一……”

“啊,还有其二呢?”李涵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望着女儿。

“在党报上发这样的重要消息,牵涉到像你这样的干部,难道事前有关部门也不给他打个招呼,问问他的意见吗?这绝不可能,而他竟意味着良心点了头。”

李涵正色道:“珍珍,你别忘了,是侯伯伯极力推荐我到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。”